



书评

放逐与追逐：吴继文《天河撩乱》中的跨性别者的自我与身体

吴继文，《天河撩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ISBN：978-957-13273-2-7

魏美慧*

林春美**

(NGEW Mei Hui) (LIM Choon Bee)

上个世纪九〇年代，同志 / 酷儿运动在台湾社会方兴未艾。吴继文（1955-）¹于此风潮中出版了他个人迄今为止的两部长篇小说，即《世纪末少年爱读本》（1996）和《天河撩乱》（1998）。这两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诚如陈建志所言（1998），其中的欲望书写，恐怕意在观照生命万物之虚幻无常。尽管这般立意让此二书在当时的同志 / 酷儿运动中显得并不入流，然而却无碍于它们获得评论界的青睐，而分别获得一九九六年度“联合报读书人文学类最佳书奖”，及一九九八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王德威甚至认为，吴继文之写法，更在一般激进同志 / 酷儿作家之上（2000：109-110）。

带浓厚自传色彩的《天河撩乱》一书，王德威认为较《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大有进境。然而前人对此书的研究并不算多，其中王浩威〈凝视记忆的肉体与灵魂——王浩威说书《天河撩乱》〉（1999）从精神分析视角出发，探究小说主角如何在乱伦家庭面对自己徘徊不定的身份。徐国文〈变异身体与家国书写的互文：《天河撩乱》的酷儿叙事〉（2006）则指出，小说中跨性别与男同志 HIV 阳性的变异身体成功开启了被传统家国历史排挤的酷儿叙事时空。张志维〈海洋 / 湖泊 / 异质空间 / 另类家国：吴继文的《天河撩乱》〉（2011）主张，罗布泊是作者用以验证身体、情欲、生命、家国、人世虚幻无常的异质空间。唐毓丽〈病患的意义——谈《天河撩乱》及《丁庄梦》的家族 / 国族纪事与身体〉（2012）则对照探讨两部小说中，政治犯、艾滋病患者于政治疾病化、疾病政治化两大背景下的悲惨命运。

作为本文讨论对象的《天河撩乱》，是中文文学著作中较为少见以跨性别变性者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小说。这是一部颠沛流离的家族生命史——它从男同性恋主角、不

* 魏美慧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研究生。电邮地址：ngewmeihui@gmail.com

** 林春美博士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副教授。电邮地址：pp10300@yahoo.com

¹ 吴继文生于台湾南投，毕业于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是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哲学的硕士，曾任联合副刊编辑、时报出版公司丛书部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等职。

久人世的艾滋病患者傅时澄的身世追溯出，其生殖父亲是因二二八事件而逃家的政治犯伯伯，而自傅时澄离台赴日后即担负其“母亲”角色的“姑姑”（傅成蹊）竟是一名（男变女）变性者。这一个个命运多桀的离家之人，无一不想回家，只是最终“家”之所在经已不是原生家庭，他们回归到的是一更为根本的——真实的自己。这无疑就像小说副线中，自千百年来改换河道的孔雀河复又重新流入经已干涸了近两千年的旧河床，在这里，“出走”与“回归”、“放逐”与“追逐”皆需要被重新审视。本文即从小说中跨性别变性者“身体化的自我”的建构历程，探讨其与父权性别秩序之间的关系。

改变生理性别，是“跨”性别（transgender）的第一层意义。（McKenna & Suzanne, 2009）如果说主流社会至今仍对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存有极大的歧视，那么，变性者，在他们眼中，恐怕是更接近 queer 的原意——怪异。

然而，一个人的自我主体建构，不仅是精神层面的抽象想像抑或认知问题，它其实亦建立在人的物质身体之上，具有强大的物质性（materiality）。杰伊·普罗瑟（Jay Prosser）援引法国精神分析学者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有关“表皮自我”（skin ego）说法，从中所延伸出的“体现”（embodiment）概念，即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变性揭露了体现如何深刻的构成了主体性的主要基础，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体现既相关肉体本身，也相关那种安居于（inhabit）物质肉体时的感觉”。换句话说，“自我、认同，都不只是精神领域形而上的认知而已；相反的，这样的‘认知’很物质的根植于身体（特别是表皮）的感觉”。（何春蕤 2003：10-12）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解说自我（ego）的构成时，亦主张自我与肉身之间的密切关联，指出“自我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一种身体化的自我”，并且认为自我还是“一种外表的投射”（转引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2003：346）。

《天河撩乱》中的变性者傅成蹊，也许天生即拥有变性倾向，亦即父权精神病学所谓的“性别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²（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PATH]，2012），然亦与父母对他的教养方式不无关系。其父母也许下意识里认为成蹊与其双胞胎弟弟一女一男、一文一武不失为理想的搭配，因此故意将他打扮成女孩，以享受旁人称赞他们“会生”、“真福气”的羡慕语气（吴继文 1998：116）。父母的举动让幼时的成蹊得以毫无压力地在男女两性之间游走，无形中强化了他的女性认同。然而，为父母所称许的阴性特质，在成蹊上学后很快即遭受严重压制。据 R.W. Connell，学校是高度制度化的父权单位，负责一切父系观念有效的再产生及广泛传播，与家庭、教会、国家等机构合谋共筑了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转引自游美惠，2002）随着入学，成蹊逐渐步入父权体制的象征秩序。初时，他很自然地与气质相近的女同学玩在一块。可是，与其男性生理不符的阴柔举止溢出了父权规范，致使他沦为无法为人所理解的偏差主体（deviant subject），因此引起男同学的恶意嘲弄。为了成为正常主体，成蹊只能一再

² 首次出现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的“性别不安症”，是用来取代先前“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诊断术语，意指“个人所经验 / 所展现的性别，与出生时的指定性别有显着的差异，因而造成无以‘安身立命’的困境，不仅伴随着‘焦躁不安’的情绪困扰，并且减损社会、职业、或其它重要领域的功能，或是显著的增加苦恼或失能的风险”。（WPATH 2012：2）



将他强烈的女性性别认同压抑、转移、投射到梦境里。而“他记得最常做的梦是，他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女孩，身上那个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人家恶作剧给他装上去的，只要他穿上裙子，或是大叫自己一声‘女孩’，它就会消失无踪”（页116）。

虽然如此，成蹊女性化的一面也不时伺机窜出。早在小学阶段，就常有高他几级的男孩主动充当他的护“花”使者，让他感到无比甜美。这种情况在寄读男校期间愈演愈烈，青春期骚动碰上纯男性空间，他自然流露的女性姿态为他招来更多的男性倾慕者，以致夜晚总是不乏到他床上大胆求（性）爱的对象。他在这些肉体关系中始终扮演着被动者的角色，其“女性”身份得以短暂实现。这本与他苦苦想望的性别身份一致，然而那些闯入者并不会在白天与他相认，这说明了他们亦自觉与他之间的关系是背理违德、有反正常的，所以见不得光的。一直以来，成蹊都是以同性恋身份来偷渡其“女性”性别认同³。然而即使他向对方坦诚自己“女性”的自我身份，意图将彼此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异性恋，情况也不会改变，一如其中一人对他说的：“清醒一下，你是男的！”（页121）因为无论是同性恋，抑或一方变性之后的异性恋，两者都将因其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无法符合象征秩序规范，而被视为逾越主体，到头来肯定难逃父权与异性恋霸权的惩戒。因此成蹊心仪的男子一再忧心忡忡地劝告他，并希望他可以早日“改变过来”（同上）。于是整个高中时代，成蹊完全自我封闭。他是被放逐在父权国度之外的性别畸零人。放逐，在此意义上，是精神感受上的疏离，它致使被放逐者生起对自我身份的迷惘与困惑。而不管是外力的直接驱逐或是自我引发的流放，其伤痛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林镇山，2006）

直至上了大学，成蹊鼓起勇气到医院接受诊断后，这一切才开始出现转机。据医师所言，与成蹊有着相同困扰的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下的病人，只能说是上帝恶作剧，也可能是失手的产物。医疗权威的介入与承认（recognition），重新赋予成蹊“人”的资格，将他引往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朱迪斯·巴特勒，2009）他被告知，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先服用女性荷尔蒙，让外在的男性特征，如胡须、手脚上的体毛、较粗糙的皮肤和头发等逐渐消失，而待他皮下脂肪增厚、胸围和臀围加大、声音变细、体型外貌都趋向女性化时，就可考虑进行变性手术，以实现自己的性别认同。（页122-123）

然而，获得医学的承认，不等于得到家族的认同。家人把成蹊的女性认同当成“怪病”，这让他们“不安”，并“对他有意无意的疏远”。没有人愿意跟他谈起这件事，他们给他的，只有“疑忌的表情”、“逃避的眼神”。（页123）对患上“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a）的父权性别秩序认同者——包括成蹊的家人而言，变性意味着阉割，此举不仅关系家族合法继承人之有无，更意味男性自甘放弃阳性的超然

³ 虽则“变性”与“同性恋”分属“性别”与“性（欲取向）”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那种将性别和性合而为一的异性恋思考模式直至今日依然常见，继而导致同性恋和变性之间有着难以解释清楚的灰色地带。早在十九世纪中叶，Karl Heinrich Ulrichs 解释同性情欲时，就认为这些他所谓的“第三性”主体是想变成异性，是“灵魂禁锢在错误的身体中”。（何春蕤 2003：42）而现今一些试图改正同性恋的保守团体则主张：如果你能在一名儿童身上发现性别认同障碍，那么你就有七十五巴仙的把握预计这名儿童成人以后会成为同性恋。（朱迪斯·巴特勒 2009：81）另外，当主体尚处于性/别身份的探索阶段，亦有可能会错将自己的变性想望当成同性欲望。总括而论，变性与同性恋难免有着模糊交叠之处，而个中原因不一。

地位，宁愿降格成为匮乏的第二性，占据低下的社会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即指出：

一个真正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扩大自己的荣誉，在公共领域内赢得光荣和尊敬。对男性价值的颂扬，其黑暗的对立面是女性特征引起的恐惧和焦虑：女人既是弱者和软弱的根源，也是荣誉的脆弱性……

（2002：69）

也即是说，一个男人最屈辱的事就是变为女人，孰料成蹊竟然“自取其辱”！而且，“当男性特权为一个集团，比如世系或家族这个主体而行使，它本身要服从象征秩序所固有的要求时，荣誉观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典型，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个注定要在不止一种情况下难以进入的约束体系。”（同上）荣辱观念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既然影响至深，也难怪乎成蹊变性的念头对其家人而言，是不荣誉、甚至于无法启齿、难以面对、唯有闪躲的。

面对父权家庭压迫，且由于无法估计服用荷尔蒙后的种种变化将对家人造成多大程度的打击，于是成蹊决定暂且搁置荷尔蒙疗程。他愿意等，因为“他知道耐心将助他打赢这场战役”（页124）。为使性别战役取得胜利，成蹊甚至遵照家人意愿投身真正的军事战役。试图通过服兵役这种超阳刚（hypermasculinity）的行为来消除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是许多患有性别不安症的男性所选择的道路（Brown, 2006）。然而成蹊当兵的决定，却意在向家人证明：即使是最阳刚的体制，亦无法将他“变回”男人，他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性别。

可悲的是，当兵期间，成蹊无论在身体抑或心理上都无法与其他阿兵哥裸裎／坦诚相见的障碍，却让他备受身心被流放而常年无法归岸的倦怠、彷徨、孤寂、悲凉之苦。乃至退伍多年以后，成蹊的当兵记忆里也尽是一片寂寥荒凉萧瑟悲怆之象：“荒废的海岸地带”、“薄雾轻笼的冷湿沼泽”、“无人的泥土道路”、“早上起来全身都铺着一层细沙、露水和针叶的感觉”。“每一个画面上都涂有一层销蚀而疲倦的颜色”（页127），其痛苦之深可想而知。而直至退伍，他仍无法获得家人的接纳。长久处于尚未离家、已是游子（diaspora at home）状况的他，惟有选择从形体上将自己彻底流放到家与国的父权网络之外——先是离家到台南工作，隔年更远赴日本另寻归宿。他的出走，象征着与父权体制的正式决裂。

成蹊到日本之后，当起第三性公关，企图通过女性“最古老的行业”来扭曲实践自己的女性认同。这是可悲的，却也与现有社会没有给予跨性别者足够的生存空间相关。而第三性公关对于男性顾客的魅惑，并非其女性的一面，而是其既男且女的一面。（徐国文，2006）一开始仅靠浓妆与女装来扮装为女性的成蹊，就因为样子不够女人味而红不起来，“他的存在好像只是用来衬托别的红牌同事有多迷人、多不可思



议”（页132）。开始荷尔蒙疗程⁴后，成蹊身上的男性特征逐渐退化，女性特征则与日俱增。他让生活进入完全女装的状态，常于公共场合被男性有礼 / 非礼以待，在“真实生活体验”（real-life experience）⁵中顺利“蒙混过关”（passing）为女性。成蹊常年被压抑的女性本质逐渐释放开来，发展出独特的“米娜”（成蹊的艺名）风格，令其迅速窜红，亦迎来其生命中重要的男人——室生演吉。生于台湾的演吉从成蹊身上汲取了故乡母亲的温暖，而成蹊也在他为演吉虚构的家乡图景中，让自己不予承认的女性身份与家乡故土和平共处。

几年后，再没有人能从成蹊的外表看出男性因素，但他还是选择跟身上的“男性”作最后的切割——进行变性手术⁶。变性是否是对父权的不自觉的服膺？Marjorie Garber 认为女变男变性者与男变女变性者皆过度推崇阴茎，他 / 她们将象征男性权力的阴茎视为男性身份的终极指标。（转引自 Prosser 1998：90）贾尼斯·雷蒙（Janice Raymond）则主张，变性者汲汲追求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一致，无疑服从了传统父权的性别秩序。（转引自 Beasley 2009：266）而今我们知道这些说法的逻辑其实过于单一片面，巴特勒即言：“我们不能把变性人那种想要变为男人或女人的欲望看作是遵从已有身份范畴的一种简单欲望”（2009：8）。变性者变性背后有着深刻的物质原因。他 / 她们常以“被困在错误的躯壳”、“被多余的外皮裹住”等类似说法来表达他 / 她们对自己身体的疏离感。即便视觉上他 / 她们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体形象，但触觉上却深刻感受这个身体并不符合自己的核心性别认同。“身体”——或曰“皮肤表皮”，汇集了各种感受。这些个人感受个别化了个体的心灵功能，极为重要地建构了个体的主体性。个体若想成为自己，首先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皮肤表皮，再来就是能够从中体验感受。因此，安齐厄与 Oliver Sacks 皆强调，主体性不仅仅在于拥有一实质皮肤表皮，皮肤表皮专属于自己的归宿感才是其关键所在。那些无法接受自己皮肤表皮者，Raymond Thomson 将他 / 她们的情况形容为，内在心灵缺乏表面保护之物。因此，他 / 她们自然会建立起一保护机制——渴望获得皮肤表皮以让身体有个归属。他们不惜将自己放在手术刀下被撕裂、切割、摘除、重塑——简言之，即“变性”，为的即是重获一属于自己、协调一致、整体完好的身体。对他 / 她们而言，身体的整合（integrity）对其自我之建构，有着决定性因素。⁷由此看来，变性者选择变性，其实可视为他 / 她们对自我之追逐的体现。

⁴ 其学名为“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即指在女变男变性者（female-to-male）身上使用雄性激素，或在男变女变性者（male-to-female）身上使用雌性激素，以改变他 / 她们原本的性别特征。（Cherry Q、郭亚楠、Ian、无机酸 2012：2）

⁵ 此亦作“真实生活测试”（real-life test），是医疗体系用来检测个体是否适宜变性的程序之一。变性者将被要求在测试期间全日二十四小时以异性身份打扮生活，以测其在工作、生活、社交等各方面的适应能力以及被社会接受的程度。（陈钰欣 2003：9）

⁶ 其学名为“性别重塑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即指变性者透过整形外科的方式，将生殖器官或第二性征调整成为符合另一性别的外观。通常，手术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增大或缩小乳房、切除原有生殖器官、重建新的生殖器官、调整第二性征等等。（Cherry Q、郭亚楠、Ian、无机酸 2012：2）

⁷ 安齐厄、Oliver Sacks 与 Raymond Thomson 对皮肤表层与主体感受之讨论，皆出自 Prosser 著作 *A skin of one's own: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sexual embodiment*。详阅其第二章，页61-96。

然而，再高明的手术也不可能将成蹊变成百分百的女性。或因如此，她以“敢曝”（camp）来伪装自己。敢曝一词来自法语“*se cam per*”，意为“故作姿态”（posing）（转引自陈佩甄 2006：51）、“大胆展示自己”（徐贲 2010：59）⁸。大卫·伯格曼（David Bergman）指出，“敢曝是一种风格，它喜爱的是‘夸张’、‘做作’和‘偏激’”（转引自徐贲 2010：60）。且看成蹊在其侄儿时澄眼里的形象：

讲话怪声怪调，表情夸张，常常自己说着说着就大声笑个不停，笑到弯腰抱着肚子喊疼，然后擦擦眼泪，继续笑……

（页36）

当然，成蹊最敢曝的一面，要属变性后仍重操旧业。他甚至不介意以“人妖”、“妖姬”等污蔑性称谓来自我调侃（页48）。令人感慨的是，这极可能也只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体现。敢曝者“自我涂抹、自我嘲笑、自我矮化”（徐贲 2010：59），“以怪、异、邪将自己变成消费娱乐文化的一部分”（徐贲 2010：62），期望能够借此避开迫害。这种以敢于拥抱污名来应付艰难处境的创造性策略，与伊芙·克索福斯基·赛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所主张的“质变（metamorphosis）、重构（reframing）、重塑（refiguration）、转化（transfiguration）羞辱感（shame）”（转引自张霭珠 2010：3）、“把羞辱场景当作一种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转换来源”（转引自林淳得 2004：259）的酷儿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不谋而合。在严苛的父权性别秩序底下，成蹊即是从酷儿操演中得到自我解放、自我壮大的力量。

变性之后，“家人刻意将有她在内的相片全部取走”（页103），家族记录将成蹊彻底清除反映了父权对跨性别者的拒斥。父权“规范制造了有关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不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等区分”（朱迪斯·巴特勒 2009：4）。因不符规范而沦为“非人”（inhuman）的成蹊就犹如家族中存在着，但看不见、无法被看见的“幽灵”，这是她当初出走时就应该预料到的，只是情感上不能割舍而已。

在成蹊生命的尾声，最让他牵念的，并非故乡台湾，而是“母鱼直接胎生子鱼”的神秘之湖（页89）。作为小说副线、与成蹊生命历程大量对话的“漂泊的湖”，因改换固定河道而“颠覆了一般人对疆域的固定想象”（张志维 2011：99）。成蹊舍弃界限疆固的陆地，倾向无边自由的湖海，即显示了其对自己打破固定性别、家国、伦理等疆界的生命选择是无悔与自在的。

人类学家Mary Catherine Bateson尝言，“流动性”和“不连贯性”，方是现实世界之本质（页13）。吴继文《天河撩乱》未尝不是以“自然”与“性别”的流动与不连贯，演绎了这般的现实本质。然而，父权体制所定义的性别秩序却是不容有异 / 易的：一、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性别，也只有这两种性别；二、一个人的性别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三、一个人的生殖器官是其性别的最根本标示（McKenna & Kessler 2009：553-554）。因追逐实现（身体化）自我而抵触父权性别秩序的成蹊，无可避免遭遇到被放逐的惩罚。而这种惩罚，最终唯有死亡才能消解。

⁸ 除了敢曝，另有纪大伟将 camp 译为“露淫”，意指“故意露出淫相，三八不要脸地”（红水鲜、纪小尾、蛋糖馍 1997：60-61），以及张小虹将 queer camp 译为“假仙”。

参考文献

- 陈佩甄, 2006, 《台湾同志论述中的文化翻译与酷儿生成》, 新竹: 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未出版。
- 陈钰欣, 2003, 〈从升级到身体打造: 变人的跨性别转喻〉, <http://sex.ncu.edu.tw/course/liou/paper.pdf>。
- 何春蕤, 2003, 〈认同的“体”现: 打造跨性别〉, 何春蕤编, 《跨性别》, 中坜: 国立中央大学性 / 别研究室, 页1-48。
- 红水鲜、纪小尾、蛋糖馍, 1997, 〈小小酷儿百科〉, 纪大伟主编, 《酷儿启示录: 台湾当代 Queer 论述读本》, 台北: 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页27-61。
- 林淳得, 2004, 〈网络酷儿再现娘娘腔〉, 何春蕤编, 《跨性别》, 中坜: 国立中央大学性 / 别研究室, 页221-282。
- 林镇山, 2006, 《离散·家国·叙述: 当代台湾小说论述》, 台北: 前卫出版社。
-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2002, 《男性统治》, 深圳: 海天出版社。
-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 [WPATH], 2012, 《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的健康照护准则》, http://www.wpath.org/uploaded_files/140/files/Standards%20%20Traditional%20Chinese%20v2.pdf。
- 王德威, 2001, 〈惊起却回头 —— 评吴继文《天河撩乱》〉, 《众声喧哗以后 —— 点评当代中文小说》, 台北: 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页108-110。
- 吴继文, 1998, 《天河撩乱》,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徐贲, 2010, 〈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 (Camp) 美学”〉, 《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页59-67。
- 徐国文, 2006, 〈变异身体与家国书写的互文: 《天河撩乱》的酷儿叙事〉,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7/journal_park438.htm2006。
- 游美惠, 2002, 〈父权体制〉, 《两性平等教育季刊》第17期, 页111-113。
- 张霭珠, 2010, 《性别越界与酷儿表演》, 新竹: 国立交通大学出版社。
- 张志维, 2011, 〈海洋 / 湖泊 / 异质空间 / 另类家国: 吴继文的《天河撩乱》〉, 见中山大学人文中心 (编), 《海洋与文化》, 高雄: 中山大学, 页83-106。
-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2003, 〈身体事关重大〉, 陶东风主编, 《文化研究精粹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页335-354。
-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2009, 《消解性别》, 上海: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 Cherry Q、郭亚楠、Ian、无机酸编, 2012, 《跨性别 ABC》, [http://aibai.com/ebook/library/ebook_aibai/download//2012/7/19/Transgender_ABC\(1\).pdf](http://aibai.com/ebook/library/ebook_aibai/download//2012/7/19/Transgender_ABC(1).pdf)。
- George Brown. 2006. "Transsexual in the military: flight into hypermasculinity". In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Susan Stryker and Stephen Whittle. New York: Routledge. pp.537-544.
- Jay Prosser.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ry Catherine Bateson. 1989. *Composing a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 Wendy McKenna、Suzanne J.Kessler, 2009, 〈跨越性别: 模糊性别的界限〉, Kathy Davis 编, 《性别与女性研究手册》, 台北: 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页543-568。